

香港小姐奇情記

香港小姐奇情記

取政权的唯一手段”。水龙便决心返乡去找他丁晖老师求出路去。饶木荪晓得他有意返乡，便给他买了足够路上吃的馒头，还给水龙一些零用钱，临行鼓励他道：

“我看他吃得苦，象越王勾践那样有‘卧薪尝胆’的志气，你在学校里虽是造反不成，但我料你总有出头的一天。我就是故乡受够了土豪劣绅的气，才跑到这鬼岛来混饭吃的。”说完，他把水龙拉到无人处，低声地笑道：“现在不是你一人造反，听说，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快要打进福建来了。这些日子，厦门日本领事正召集台湾浪人要举事呢。我是因为台湾浪人把持了码头，不花点钱到日本领事馆里买个台籍的护照，我哪里能在这岛上谋生呢？你不要以为加入台籍的人不爱国，不然，我的旅社怎能挂‘民国旅社’的招牌呢。就是希望‘民国’不亡的意思。现在你也不用感谢我，你他日出人头地，我忘记就好了。我就这个话，你走吧。”

现在，水龙正跨着大步，走下著名的摩天岭，急急地迎着通向他的故乡龙潭岭走来。他举一步头颅象要冲破天，落一脚似要把地踩出一个窟窿，只恨身上没长翅膀，立刻就飞到龙潭岭下的大松林去；他因为饶老板给他的几个零用钱，刚够付清小客栈的宿费，没钱买斗笠，也舍不得磨破布底鞋，光着头赤着脚，那火球似的太阳滚在他的头上，晒得他头上冒烟，身上着火，他不断地挥汗抹额，自言自语地道：

“哈，真巧！我那晚出走的时候，天乌乌风飒飒，暴雨象天河崩塌似的飞泻，冲得我好似背负一座山，走一步都很困难，那时我是名实相符的一只落汤鸡（他生相属鸡）；可是今天，我却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飞出来的一只火凤凰，我要到处点

火，把这眼前的世界烧一个透！”

水龙心里头的炼丹炉的确存在。那炼丹炉是《响导》杂志，太上老君是共产党。这时，他已经相信一个真理：假如不把这旧世界砸烂，不振兴中华，那中国人只能等待做亡国奴。可是，他越走近他的故乡，心里越是不得安宁，心里解不开一团乱麻似的疙瘩。原来，水龙从故乡出走以后，凡有家信都是他堂舅郑福全代笔的。他本乡只有地主黄家驹一家是书香门第，可是他正是水龙一家的死对头，水龙的双亲都是目不识丁的，所以凡有家书都请郑福全代笔。这郑福全是他小学时代的同班学友，还是他的同年。郑福全是黑龙江山下郑家村人，生父本是身上挤不出半滴油水的穷轿夫，因为实在穷得没法，当他五岁的时候，便把他卖给水龙的外祖父郑珊家，继承他那个儿子的香火。水龙的外祖父郑珊是清末最后一轮中举的执事，那些趋炎附势的豪绅地主们，凡是姓郑的都引为同宗的荣耀，送现金赠地契，不上几年他家便上升为新兴的官僚地主，水龙的母亲郑菊仔，是郑珊还是个穷秀才时对上亲的，那时他父亲黄松仔是个裤子掩不住屁股的牧童。现在，水龙的父亲是郑家的一个佃农罢了。所以水龙和福全都因出身贫贱，从小便是志同道合的伙伴，食必同桌，卧必同床，亲密得不得了，福全因家穷被卖入郑家继承了一个房头的香火，他的祖母傅氏为怀念那早夭的次子，把福全看做是命根子，只须福全咳嗽一声，她便要胆战心惊，因此乡里人知道了他这底细，便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“福狗”——一条有福气的狗崽子。这绰号有损于他的自尊心，但又奈何他不得，因而，小小的年纪，便过早地成熟，越发使他感到人世间的_不平，这样，他和水龙便

读过的革命书刊都寄给他，故乡里发生的一切奇闻怪事，都是福全写信告诉他的。水龙早已知道：自他被逼出走以后，他本乡的地主黄家驹已组织了民团，水龙那个从小不务正业的四叔祥仔，浑名“青面尸”的，投靠他当了一名吃干粮的民团，成为家驹手下得力的敲棒能手。福全来信总是劝他力求上进，有朝一日返乡为人民做点好事；而福全自己，却自叹命运不济，处境为难，名为富家子孙，实为郑家的守财奴，白废了光阴。最近来信，他还告诉水龙一条惊天动地的新闻：龙潭圩有家客籍烟商，因为不愿摊当民团经费，家驹竟诬陷他通匪，先斩后奏，把他父子俩双双枪决在龙潭圩上，县官也奈何他不得。那天正是龙潭圩期，千家万户都目睹了这场悲剧。福全来信叹道：“你看，书上有个（理）字，有什么用呢？”可是，水龙这次收到的家信，却不是福全的代笔，格调也大不相同，只有那么短短的几个字，所以他越走近他的故乡，心情便越发沉重。“我总是这么急性子，也不写信问个清楚！”他心里自责道：“莫非是家驹这条老狗搞出的鬼名堂！”好在时正中午，收庄稼的农民都已回家，路上也还没遇上一个熟人，他便挺起胸膛，象个急于上战场的人飞步向龙潭岭下走来。走着走着，他很快就走到龙潭岭下的岔路上。一条是沿着龙潭山龙潭溪之间的傍山大道，是近路，可以直达他家乡黄家村；一条是越过龙潭岭，是远路，但是走这条路却可以少见行人，“还可以好好考虑考虑，拖延时间，晚上摸黑回家，最安全。”他果断地想道：“对！就这样吧。”念头已定，他便直向龙潭岭下的密密丛丛，郁郁苍苍的大松林奔来。他的双脚刚踩上龙潭岭的卵石路，

立即感到脚底清凉通透全身，好不舒畅！道路两旁的深似海高与天齐的松林，只留下一线天在上，霎时间，只觉得身轻如燕，没走上几个箭步，童年时代的幻影就涌上了心头。

他分明记得，当他六七岁年纪的时候，曾因住家附近的小孤山的松须被他扫尽了，邀他童年时代的隔河邻居翠金姐姐，到这里来扫松须。翠金虽长他一岁半，却矮他半个指头；她从小就是爱跟他玩，她并不为着扫松须，只是要跟他玩。在这松海里留下他俩的童年幻影。于他出走的前两年，他翠金姐姐和她妈都跟她爹到广东宝安县上任去了。多年过去了，信息全无，有时梦魂中，他会在他翠金姐姐的怀抱中醒来。他最爱他翠金姐姐那双会说话的眼睛。想起他的童年，他觉得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更加可爱。“啊，我可爱的故乡，只消半个时辰，我就能够把你抱在怀里了。”水龙左手折了枝红杜鹃，右手抓了一把青草，蹦着跳着，闻着吻着，低声地唱起来：

故乡，我日夜梦魂中的故乡啊，
这里的野草，
虽然和别处长得一样，
但总是不一般，
因为它是长在我故乡的土地上，
就象长在我的心上一样。

故乡，我日夜梦魂中的故乡啊，
这儿的杜鹃花，
虽然和别处的没两样，

但总归不一般，
因为它是长在我故乡的土地上，
就象长在我心上一样，
朵朵红得象我的鲜血一般。

水龙沉吟着，不知不觉间，窜上了龙潭岭头。他胡乱地把包袱抛在亭里的石凳上，两个箭步，就闯上亭前的大石阶，跨开虎步站定，望着他眼下的龙潭乡叫道：

“故乡，我总算把你抱在怀里了！”

水龙扬开的双手一拢，仿佛龙潭乡真的拥抱在怀，激动得热泪掩脸，偎着亭前的立柱，慢慢地坐了下来。他心神稍定，抹去热泪，用手背遮住炙人的阳光，往山下盘地探望：但见远近的阡陌中间，依稀可见割稻谷，掘稻根的人影；那些还没有收割的稻田，好似一块块金色的地毯，闪闪发光；一条明澈透亮的清流，象是天河撒下地，迎着他的面流来，迸射出万道金光。水龙这时已经看到跃马山下他家的低矮的小屋，依稀看到从他家屋顶袅袅升起的一股白色的炊烟，仿佛已见到他娘正俯身在灶前烧猪食，还听见了他娘最爱唱的山歌：

嫁郎勿嫁龙潭乡，推磨做米到三更；
儿又啼，乳又漏，脚帛①色裤②双头翘。

水龙的心被他娘的歌声触动了。他听到此起彼落的阵阵

① 缠脚布。

② 扎在鞋子上的装饰。

打谷声，便也唱起他最爱唱的一首山歌来：

上丘谷斗落下丘，收起谷来要上租；

上了租谷没米煮，大人啼呢儿闹饥。

这山歌打开了他的心扉，只见河西黑龙山下郑家村他外祖父郑珊的那座雪白的新楼房，正对着跃马山下黄家村地主黄家驹那新修的三层炮楼。一见那新的炮楼，他的脑子里映现了上次出走前在那旧炮楼里发生的事情：那是一九二一年，那年春雨绵绵，一连四个月不见阳光，稻禾虽扬花而不结实，家家户户歉收，若按“早七晚三”的旧例纳地主的租谷，地主农户各得一半的话，哪家农户的锅底不朝天？谁料他跟他爹挑着谷子去上家驹爷爷的租谷，家驹爷爷的私生子三胡，强要水龙他爹过三道风柜。他爹扯着水龙上炮楼去找家驹讲理。这家驹是龙潭乡唯一留着仁丹胡子的新绅士。那时日本仁丹的广告贴满了城乡僻壤的交通要道，那广告上的老人商标留着挺神气的八字胡须。这家驹因为早年上了烟瘾，又因荒淫过度，日食虽有山珍海味，总是胖不起来，并且脸色灰白，待人接物也冷若冰霜，乡里人不是被逼没法，谁也不愿当面求他。松仔今天实在是势不得已，才带着水龙来向他求情。父子俩走进家驹的卧房时，只见他斜躺着身子，在楠木炕床上抽鸦片烟。他看见他们父子俩进了房，摆摆手叫他们等等，一会儿，他烟抽够了，才拉长声音说道：

“松仔，今年雨水足，是难得的风调雨顺年月，你勤手勤脚，早季起码多收二成吧？嘿嘿，嘿嘿嘿！”

松仔一五一十地把今年歉收的原因和自家的难处说了一遍，要求过一道风柜就行了，交了租，实在自己就没吃的了。谁料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家驹先是鼻子里哼哼几声，因为生气，他那雪白的脸孔一色青了，他抖抖地举起鸦片烟枪喝道：

“天天下雨，是老天爷跟你们穷人作对，这和我有什么相干？你的胆子长到头上来了，敢把湿谷挑来上租？快快挑回去，吹干了再送来过风柜！”

水龙本来是闪在他爹背后偷偷盯看的，这时从他爹背后闯出一步，指着楼窗外面叫道：

“爷爷，你天天躺在床上抽鸦片，也不打开窗户看看，你哪里知道天上就是不出日头，天乌乌，雨淋淋，我们全家一天喝三餐稀饭汤，哪还有力气吹干谷子啦！”

“你胡说什么！”家驹爷爷翻身坐起，喝道：

“你好大的胆子，我抽自己的鸦片，这跟天有什么相干！？”说完，撑起身，举起鸦片烟枪要敲水龙的脑袋，松仔忙抢前一步，把水龙掩护在背后，拱起双手央求道：

“爷爷，饶他吧，孩子小，不懂事，‘童言无忌’嘛。”

松仔此话刚完，家驹爷爷忽地跳下床，颤巍巍地挺起身子，抖抖地举起鸦片烟枪骂道：

“真是‘有其父必有其子’！这都是你的好家教。现在，让我当着你儿子的面教训教训你……”说完，那烟枪便向松仔劈头打来。松仔一手遮挡，一手拖着水龙跑了。

父子俩咬牙切齿地挑着谷子，跨出了“东来堂”的高门槛，还没走过门边的石旗杆，松仔回头问水龙道：

“水龙，你今天亲眼看见这吃人的世道了，叫我们穷人怎

样过日子啦！现在爹问你：你长大了要干什么？”

“爹！没别的。我长大了，头一件事就是把家驹爷爷的脑袋砍下来，为翁矮古公公报仇；我还要把他的脑袋瓜凿出个大窟窿，晚上当尿壶！”

松仔忘记了肩上挑着满满的一担谷子，把扁担抛了，谷子撒满一地，泪如飞雨似的搂着水龙叫道：

“我的儿，你这才是我的好儿子咧！”

父子俩竟互搂着欢乐地哭起来。

哪料他父子俩背后突地跳出一个胖小子，箭般地跑进大门里站定，回头指着松仔父子俩骂道：

“好大的口气！你们要砍下我大伯的脑袋瓜，还要凿它一个大窟窿当尿壶——你们不是共产党是什么？我告诉大伯去，看你们飞到天上去不成！”

原来这小青年是家驹二弟宝山的遗腹子登文，这时，他正坐在石旗杆后等什么人，松仔父子俩说的那番气话，他都听得一清二楚了。松仔这一吓，非同小可，惊出一身冷汗来，人都傻了。待登文骂够，闯进东来堂二重门去之后，他才醒悟过来，也来不及打扫撒在地上的谷子，忙扯着水龙回家。

那时节，谁要是说了逆上的话，照例要敲锣传众到大祠堂，捆绑犯人到堂，罚跪在祖宗牌位前，不给吃，不给喝，身体衰弱的难免活活地被折磨死，轻的起码打三四十板屁股，放一万爆竹^①，赔大礼认不是；重的送官，坐牢。当晚，松仔硬着心肠，把十几年血汗换来的两亩多地，说好说歹，央求邻乡小地主罗道士收下地契，现押省造银币二百元，趁着霜雨交加的黑

^① 鞭炮。

夜，送水龙走龙潭岭外逃，就在这亭子里生离生别地分了手。后来，水龙从堂舅郑福全的信中得悉：水龙出走以后，他家里不断有事。家驹先是罚他爹代子受罪，在祠堂里罚跪两天两夜，不给吃喝，他爹晕倒在地才让人抬回家去，接着把他租给松仔的几丘好田抽回，租给别人耕种，他爹比别人多出租子才租到外乡地主的土地来耕种。……水龙的思路给几阵乌鸦的噪声打断了。他现在想起：假如在这光天化日之下回到家里，给家驹一家知道了，说不定还要遭他的毒手。现在人家都贪近走山下大路，不爬这龙潭岭，水龙在这岭头挨到天黑才摸回家去，探明父病的真假，了解家驹现在搞的民团有多大的权力？会不会再对他下毒手？那时，再定下一步棋该怎样走？至少，家里总得想方设法为他筹几块钱做盘缠，让他到广东投国民革命军去。

这主意一定，他就走回亭子里，把包袱当枕头，在石板凳上躺下。这时，他真象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，突觉周身乏力，神思恍惚——原来这几日他起早摸黑赶路，倒不觉得旅途劳顿，这会儿就身不由己，合了眼，他就轻飘飘地在龙潭乡上遨游了。

2

谁的故乡有这么美！远山叠翠，一山高过一山，云雾飞天，不知所止；处处是金树银花，四季飘香，最可爱的是如乳似的龙潭溪，一声不响地静静地在屋前荡过。一到夏天，只须阳光撒落水面，他便要脱光衣服，赤溜溜的跃进河水深处，吓得鱼群乱窜，虾儿蹦跳。他忽见一条大鲤鱼，金光闪闪地在他眼前游过，他紧追不舍，它哪里赛得过水龙，慌急间鱼头碰在门槛上，来不及摆尾，就落在水龙手掌里了。他漂出水面，高高地撑起摇头摆尾的大鲤鱼；只听得他娘菊仔乐哈哈地岸上招手道：

“水龙，快给娘拿来，要是给家驹爷爷知道了，又没我们的分了。”

“娘，这鱼儿又不是他放养的，怕他怎的！”

“他说这龙潭溪是他祖宗开的。”

“他放狗屁！书里明明说是禹爷爷开的。”

“不管书里怎样说，现在是家驹爷爷说了算，你快快拿给

我咧！”

水龙正要游向他娘，倏地娘不见了；却闻得他翠金姐姐在对岸叫得欢哩。他急忙游过河，迎着她漂去，他翠金姐姐却似一只翠鸟似的从岸上飞起，径向他扑来，大鲤鱼不见了，他搂着的却是翠金姐姐。他们在水里你捅我的腋肢窝，我抓你的脖子痒痒，啊，俩人搂着在水里翻腾，整条龙潭溪都发出了笑声。

“弟弟，昨晚你说过的话还记得吗？”

“记得”。

“你说说看。”

“我长大了，一定娶姐姐做老婆。”

“对着什么起誓？”

“对着龙潭溪——要不，我就淹死在河里。”

“不，不对！要是我俩长大了做不成夫妻，我们就变成红彤彤的鲤鱼，在河里找个洞做个窝。”

水龙搂着他翠金姐姐笑个不停。

“哈哈，看你乐的！”

水龙的胸口给什么东西捅了一下，睁开了眼，啊，他紧紧搂着的却是三胡的一条瘦腿。拿枪口捅他的是他的四叔青面尸。

水龙蹦的跳下地。

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

“看你还神气啦！那年你害得我们好苦啊！你真是脚底抹油地跑了。”三胡说完，捻着他下巴黑痣上的三根胡须笑着。

水龙看见他四叔青面尸站立一旁，只是冷笑。水龙看见

他那象站起来的公猪一样的身材就恶心。他四叔的长相一点不像他爹。因为他嫖赌吃喝，好酒好斗，一向不务正业，外强中干，脸色青青，人们背后都叫他“青面尸”；他的真名祥仔倒没几个人记得了。水龙一向对他这位叔叔没好感。因为他投靠家驹，作恶乡里，水龙恨他极了。

“这回你也不让我们一点便宜。这样的大热天，还要我们来迎候你‘衣锦还乡’啊，哈哈，哈哈！真个是‘衣锦还乡’的‘革命党’咧！”

“三胡，谁说我是革命党？”

“你还瞒得过家驹爷爷？他早就在报纸里看到你的大名了。”青面尸面带笑容地说道。“侄儿，我们虽是同祖却不同党，你现在得顺着我们点。我的毛瑟枪是不长眼睛的，它认不得你是我的侄儿。”他把枪栓一拉，“叭啦”一声推进了一粒粗大的铅头子弹。

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胆量，水龙一个颠扑猛冲便把毛瑟枪夺到手，举起枪头对着他四叔，喝道：

“我早知道你当了家驹的民团，我现在也不认得你是谁了！”

“哎唷唷，水龙老弟，你怎的胡涂了？你叔叔是跟你闹着玩的。我爹料到你是个孝子，接到家信一定会起早摸黑地赶回来，他要我们来请你到东来堂去跟他谈革命，革革命的。”三胡抖抖地似笑非笑地说：“你快把枪放下吧。”

“啊！家信果然是他们假造的！”水龙暗地里思量。“我且试探一下再说。”他便问道：

“现在我要你们说实话，有一句不老实，我就要叫枪口说

话。三胡，你说，给我的家信是你爹写的，对吗？”

“啊，水龙弟，你真是诸葛孔明啦？我爹可是好意的呀。”

“我爹真的病了吗？”

“哈哈，你爹好好的，哪来的病，没病说病，你要折寿的。”

水龙闻言，气得发抖。

“信里明明骗我说：‘你父病重，速回’。没病说病，你爹倒不怕折寿啦？！”

“这个，这个。”三胡急得直跺脚。“我爹那天只叫我寄信，信里怎样写，我实在不晓得。”

“那么，骗我回来干什么？”

“我爹料你走投无路，一定会逼上梁山。他才要你回来，好好商量，要上，我们大家都上，革，革命，大家都革一个命，命……”

水龙闻言，怒眉飞起，眼里爆花，咬紧牙龈，把枪口对着三胡，命令道：

“跪下！”

“侄儿，不要闹着玩呀，你刚才不是看见我推上一粒子弹了吗？”

“那你也跪下！”水龙转转枪口，往后退了一步，威吓他四叔道。

“我的好侄儿，哪有叔叔跪侄儿的世道？”

“我叫你跪下，你就跪下；要不，我的枪口就要说话了。”

“祥仔，你看破一点吧，这世道早就倒过来了，不然我爹，我爹……”三胡怯怯地道。“你侄儿如今是革命党，不是小孩子，他不是闹着玩的，你看他那两刀眉毛，快要飞起来了；我们

就听他的命令跪下吧。这里只有你我二人，又没旁人看见。”他扯着青面尸的裤裆，拉他挨着他身旁跪下。但青面尸见三胡跪下，还在迟疑，眼睛盯住水龙手里的毛瑟枪，就是不跪。三胡劝道：“祥仔，跪跪有什么要紧，跪跪也不会矮一尺半寸。”

三胡的话还没说完，祥仔料他侄儿不敢开枪，便笑容可掬地讨饶道：

“侄儿，你是读过书的，你要听孔夫子的话；那有叔叔向侄儿下跪的道理呢？”

“你再罗嗦，你自己装上的子弹就要喊你一声‘叔叔’了。”

“青面尸，你真的不要命了。孔夫子也许说过叔叔要向侄儿下跪的话哩。你侄儿既然叫我们跪，你就暂时委屈一点吧。”

祥仔只得顺从地挤着三胡跪下。但羞得埋着头，几乎把牙龈咬出血来了。

水龙直觉心里好笑。他仔细地端详跪在眼前的两个凶神，瘦似千尸似的三胡和他的猴儿脸老鼠眼真象他爹家驹，是一个印模里制造出来似的不差分毫，所不同的就是下巴上多了一粒黑痣，黑痣上长着的三根胡须罢了。水龙记得，他从小就留着这三根胡须，据人说，那是娘胎里带出来的命痣，是千万剪不得的，但水龙这时看着他这份怪相就恶心欲呕。他头上戴着黑纱凉帽，黑绸长衫下穿着厚底船头布鞋，一根山桔子老根刨制的旱烟锅里已不冒烟了。他现在差不多是依靠这根山桔子烟杆才勉强伸直了上半身，他料不到水龙敢这样对付他们，急得两只沟鼠眼动都不动了。其实他这时心里头活得很哩。“爹真是如来佛转生，料到水龙必定会回来造反的，所